献给我们的孩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史前史给我们留下的最奇妙的感觉之一是对预兆的敏感，这是一种永远与我们形影不离的感觉。它有如天地万物的永恒存在，无需推理证明。第一批人类所面临的世界，肯定是一个充满预兆的世界……他们每向前迈出一步，必然浑身都在颤栗！

——希奥尔希奥·德·奇里科

英文第一版前言

此书是一本论述墨西哥谷地印第安人历史及其文明形成的著 11
作。这是一本很难写的书，可能也是一本很难读的书。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印第安人所追求的目标与我们不同，因此，他们的生活准则与我们也有区别，使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第二是，印第安人的历史是靠我们所发现的材料重新恢复的，而大部分材料，例如印第安人用来制造家用器具的技术，多是我们在通常的历史读物中不曾遇到过的。本书前 4 章是写印第安人历史的重建过程，因此，我们需事先提醒读者，阅读这几章是很费力的，对这一问题没有特别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去不读。

其余各章，是根据西班牙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人自己当时的观察写成的，叙述了阿兹特克人的生活与文化变迁。我们能够据此对阿兹特克人以前是什么样子形成一种印象，这些内容读起来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是通过他们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他们制造的物品来描述他们的。尽管如此，这并不表明我们对阿兹特克人的一切都清楚了，因为他们的习惯、他们的风俗和他们的心理与我们不同。但是，我的愿望是把他们的生活描写成一种完美的生活方式，它是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目前，我们西方文明在社会生活方面没有任何可以值得自豪的地方，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阿兹特克人

采取蔑视的态度。

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领导给我提供了研究设备和利用这些设备的时间；墨西哥政府的官员对我给予了不懈的支持和合作使我得以完成我的工作；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同行给我送来了友谊、忠告和合作，使我因自己成为一名美洲学者而感到自豪。在这里，我一并对他们表示感谢。我还应当特别感谢我的夫人，因为她在我长期从事野外调查、试验和此书写作的过程中，给了我不懈的帮助和照顾。

12 对于特奥多罗·罗斯福上校、道布尔迪出版公司的 A.P. 特德斯科先生、多兰出版公司的玛丽亚·斯莱文女士给我的鼓励和忠告，我也非常感谢。我还深深感激爱德华多·韦耶博士，他允许我在书中引用《自然历史》杂志中的图片和文章。D.莱韦特·布拉德利小姐绘制的阿兹特克区域图完美无缺，我也表示感谢。最后，——这丝毫没有程度不同的意思——我还要感谢弗朗西斯·杰伊小姐，她为整理我的手稿，为方便那些对土著历史踯躅歧路的读者阅读此书，表现出了十分的细心和敏锐的判断力。

对克拉伦斯·L.海先生在我的野外调查、实验室工作，以及在我的许多研究阶段中所给予的合作，我在此深表敬意。威拉德·卡尔先生促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野外调查，这使此书增色不少，我对他亦表示同样的敬意。

乔治·C.瓦伦特

英文新版前言

自从此书英文初版发行至今，已过去了 30 多年；在这段时间 9 里，考古发现、新的研究以及碳 14 测定日期的发明，① 已经解决了一些旧问题，同时又提出了另外一些新问题。无论是从我参与过促成此书的出版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我认为需要对书中的内容

① 关于碳 14 测定日期的全部问题，值得另写一章；在这里，我仅向读者介绍一些最近出版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阿米亚斯于 1952 年，埃科尔姆于 1958 年，拉思拉普、霍尔德和科·迈克尔于 1957 年的研究文章，主要使用了这一考古手段。希门尼斯·莫雷诺于 1954 年和 1959 年将这一考古手段和他对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沃科普于 1947 年也对这一考古手段和印第安编年史进行了联系研究，并在 1950 年和 1954 年论述了碳 14 方法对考古学的作用；马丁内斯·德尔·里奥在 1957 年也开展了同样的工作。克兰和格里芬在 1958 年和 1959 年合写的文章，利比在 1955 年出版的著述，是有关碳 14 确定日期的经常被引用的材料。此外，新的研究成果还会不断出现。读者还可参阅弗林特和迪维在 1959 年写的文章，麦克纳特和惠勒在 1959 年写的文章。 1956 年，林内对特奥蒂华坎所作的日期测定，可能是最精确的；不过，其他学者对这一日期也做过测定，如格里芬就是其中之一。

人们曾经期望这种方法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有关玛雅古迹日期的纷争不休的问题，但是，我们只要看一看安德鲁斯在 1959 年、萨特思韦特在 1960 年出版的两部最近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学者们的观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相径庭。如果我们同意对特雷斯萨波特斯的“奥尔梅卡”C 号石碑和图斯特拉小雕像等等所做的日期测定，这也只能给我们部分帮助而已。关于通过黑曜岩媒介测定日期的新方法，读者应当参阅弗里德曼和史密斯在 1960 年发表的文章，以及埃文斯和梅格斯在同年发表的文章。关于通过热光学方法测定陶瓷日期的可能性，可参见肯尼迪在 1960 年发表的文章。 1959 年，库克和埃兹拉·科恩还做过试验，想通过使用氟来确定骨骼日期。另一种通过确定岩层和地层来确定住处（炉灶）和火塘日期的十分精确的方法，库克和贝尔希在 1959 年的文章中作过介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些微小改动的角度来说，我现在对初版进行一些经过时间检验看来是必要的修订，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情。这一经典著作的某些重要部分，原是出自作者个人的创造性想像力；由于这一原因，如果这名比我更博学的学者想对此书大改大动，这就实际等于要写出一部新书。

关于变化了的情况，许多方面将会有人来写，也应当有人来写。但是，我自己的打算只是将原版中那些不被现代学者所接受的论述删去或加以修改，这丝毫不影响原文的通顺。关于阿兹特克人的生活的那几章，我没有增加任何新的考古材料，也没有以现代社会学思想来修改它们。我将托尔特克人一章分成了两章：一章讲特奥蒂华坎，另一章讲图拉。在“奥尔梅克人”问题上，我增加了一点内容，并附上了几幅新插图。为给游客提供旅游方便，我还对最后一章作了修改。但愿这些改动能够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对于研究人员，我为他们认真地修正了很多图表，并给每一章都加了注释，书后又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所列出的参考书，是与作者原来列出的参考书混在一起的；但是，读者可根据参考书的出版日期来确定哪些是我列出的参考书：1941 年以前出版的参考书是作者列出的，1941 年以后的则是我列出的。

在确定需要修改的地方时，我得到了 C·A·伯莱德和约翰·帕多克的帮助。在彭格温意大利文版本中，伯莱德增添了许多自己的注释；而帕多克在 1956 年发表的对原著的注释，则可以帮助学者们更好地理解原著。戈登·埃科姆长期从事阿兹特克人的研究，他本来也是可以作出具有说服力的修正的，但是，他把他的研究成果提供给我了。我还应当感谢居住在安阿伯尔的慷慨的詹姆斯·

格里芬和哈佛皮博迪博物馆的图书馆管理员，他们使我得以看到了所有最近的出版物。墨西哥和美国的其他许多学者的名字我也不能忘记，他们花费了许多时间给我回信，或者与我面谈有关问题。戈登·威利和爱德华多·诺格拉花费了大量时间为我搜集书目，我对他们总有欠债似的感觉。在选取插图方面，伊格纳西奥·贝纳尔向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给我真诚帮助的还有我的老朋友罗伯特·沃科普、塞缪尔·洛思罗普、A.V.基德尔、阿方索·卡索、威廉·D.豪厄尔斯、林顿·萨特思韦特、丹尼尔·鲁宾·德拉·博尔沃利亚、斯蒂芬·博尔赫基、菲利普·菲利普斯，以及我的一位新的女友苏珊娜·迈尔斯。

埃利斯·塞特尔、乔安娜·瓦伦特·塞特尔和纳塔利·斯托达德帮助我抄写了手稿。威廉·布鲁德为我绘制了一幅新地图和四幅新插图。罗伯特·T.哈特常给我以忠告，并在生活上帮助我，思想上支持我。没有这些，我很可能会失去勇气，无法继续前进。在我工作出现不少反复的时候，道布尔迪－康帕尼出版公司的克拉拉·克拉森表现了很大耐心。在这里，我向所有这些人士表示我敬谢之忱。我能对此书作出有价值的修订，这是他们的功劳。至于修改不当的地方，当由我负责。

苏姗娜·B.瓦伦特

西班牙文版前言

《阿兹特克文明》一书的英文版于 1941 年出版；西班牙文第 1 版由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出版社于 1944 年出版。此书一出版，即被认为是人类学著作中的“一部经典著作”，同时又是一部有关阿兹特克帝国兴衰这个专题研究的最完美的著作。作者尽可能地利用了最近 30 年的考古成果和历史材料，从宏观的和比较客观的角度探讨了阿兹特克文明的变迁。

作者乔治·C·瓦伦特生于 1901 年，卒于 1945 年。生前，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墨西哥考古部的名誉负责人，同时还是墨西哥全国人类学博物馆的名誉教授。与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一位学者相比，作者更好地、至少是非常成功地再现了阿兹特克人的社会历史。瓦伦特博士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能在客观的科学治学的条件下发挥其丰富的创造力和想像力。他在墨西哥谷地及周围地区作了大量调查工作，这一切使他能完成一部墨西哥人的历史，一整部从其鲜为人知的起源到 12 世纪迁徙到中央湖区，再到 16 世纪他们所创造的、令欧洲征服者自己都赞叹不已的文化遭到毁灭为止的历史。当然，瓦伦特也没有忘记记述阿兹特克人基于先其到达谷地的各族人民创造的成果上，在辽阔的墨西哥谷地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和独特的文化。

但是，自此书首版以后的 30 多年间，由于新的科学发现，由于

新技术特别是地层考古技术和考古器械的完善，以及其他专家的新的研究成果的发表，对此书第 1 版进行修订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了。这个任务落到了考古学家苏珊娜·B.瓦伦特的肩上，她曾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她丈夫的研究工作，此书就是她的丈夫献给她的（现在，她是 R.T.哈特的妻子）。修订的主要部分是此书的前 6 章，特别是澄清了一些有关“奥尔梅克人”的不清问题；这一问题在描述托尔特克人的两章中，即在讲述特奥蒂华坎和图拉时，分别被阐述过。

特诺切蒂特兰人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都相当发达，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重现特诺切蒂特兰居民生活与文化的独一无二的、令人惊叹的著作，在所有描写这一伟大的世所公认的文明的科学著作中，还没有哪一部著作能与之相提并论。

第 一 章

阿兹特克文明的历史和文化背景[①]

（简述决定印第安文明发展方向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

13 美洲的历史是对一块广袤的大陆进行殖民和定居的历史。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欧洲祖先而自豪，从维京人到晚近的政治流放犯，他们都曾在一块陌生土地的新环境中寻求新的生活。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左右着这些殖民地的发展，直至它们组成为目前的一批美洲共和国。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不过，欧洲人移居美洲尽管具有现代政治意义，但这只是人类开发美洲大陆史中的一个较晚的阶段。亚洲人殖民新大陆早于欧洲人许多世纪，他们在美洲大陆的编年史上占有显赫地位。

这些来自亚洲的移民，产生了美洲土著人。如果没有他们对美洲大陆资源的早期开发，欧洲人的占领是难以取得那样的成就的。那些伟大的美洲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超出了

① 《古代墨西哥的光辉》是由一些著名学者撰写的文集，1959 年出版，此处值得专门推荐。

欧洲人的想像，这使欧洲军事征服者更显光彩。北美东岸部落的低下的农业技术，养活了那些宗教流放犯，使他们能够依靠土地生存下来并建立起自己的独特公社。土著人及其文化虽然不久即被埋葬了，但他们滋养了一块土地；否则，决不可能有泛美洲文明的丰硕成果。

土著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 1520 年初夏的墨西哥谷地。当时，科尔特斯及其部下向该地进行了征服，并摧毁了阿兹特克文明——当时最先进的土著文明。科尔特斯的成功，磁石般吸引欧洲强大势力前来美洲各地。石头难以抵挡钢铁，印第安人注定要失败了。阿兹特克人及其前辈的历史是土著文明产生和毁灭的一个缩影。

阿兹特克人是居住在墨西哥谷地的居民，分为很多群体。后 14
来，他们建立了一个帝国，并逐步向外扩张，进而统治了墨西哥中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因阿兹特克人统治的地区对欧洲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他们的历史和社会习俗也就比其邻人被欧洲人了解得更多。那些军界、宗教界和平民中的西班牙观察者，详细地记述了阿兹特克人的生活和历史；下一代的土著作者，又用那些尚未受到基督教太大影响的部落传说丰富了这些记述。征服前写成的或征服后抄下的一些绘画文字材料，则是阿兹特克人编年史的宝贵的辅助材料。但是，我们所掌握的最重要的土著历史资料，主要来自于考古学。这一研究学科通过研究过去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可以重建社会历史。

由于阿兹特克人的编年史只记述了他们这一个部落的仅几个世纪的生活，而大部分美洲土著部落又没有文字，考古就成了我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重建土著人过去历史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为了大致描绘出阿兹特克文明发展的轨迹，在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活动之前，我们应当把土地当成我们的档案馆，把铁铲当成我们阅读档案的放大镜；同时，我们还应当明白，以毁旧创新为永恒使命的大自然，还把我们的一些资料永远撒埋在从格陵兰到火地岛的广大山川、平原和森林之中。如同美洲各共和国的历史一样，阿兹特克人历史也是从对这块大陆的发现开始的。

在阿兹特克人出现之前很久，冰层开始随着最后一次冰河期的结束而向北退却。那些习惯于寒冷气候的动物也随之不断向那个方向迁移，一些小股游猎者便继续追逐这些借以为生的猎物北迁。在这些游猎者中间，有一部分人越过西伯利亚，到达了白令海峡的海滩上。当时，冰层上虽然积水很多，但海平面可能比现在也低得多；这样，海峡中的那些岛屿就显得比较大，它们之间的水面就比较小。到了冬季，海面肯定结冰，这就使得猎人和动物可以越过海峡进入阿拉斯加。就这样，人类发现了美洲，并首次在这里居住下来。

另外有些猎人有可能建造了木筏或小船，他们借此越过了一个又一个岛屿，终于在不停地追捕中登上了美洲大陆。这个过程定是缓慢的，移民群体也是小股的。根据我们所知的现代游牧部落的情况——这些部落是活化石，他们现仍按照极其古老的习惯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我们可以想像到当时的情形。移居美洲的原始游猎群体是靠徒步迁徙的，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驮畜。因此，他们随身带的食物很少，行李也不多。他们的行进速度也不可能快过他们的老人或孩子的速度。食物必需靠在途中获得，而

狩猎则是一项费时和艰难的劳动。很显然，这些情况只能保证小群体的生存，因为如果是一个大群体，除了需要有大量食物外，他们还会把借以取食的猎物吓跑。

这种游猎者的生活，对语言和体型是有影响的。当人口数量威胁到消费和现有的食物来源之间的平衡时，游猎人群总是分成一些小团体，由此促使了单独群体的形成。因与其他群体缺乏联系，使这些小群体语言中的惯用语和思维特点得到了加强，并在几代人之后产生了很大的方言差别。群体间缺少联系产生了内部通婚的现象，群体随之具备共同的体质特征。这一情况在亚洲生活时就已存在了，到达美洲后又得到继续发展。这或许可以说明印第安群体之间为什么存在语言差别，也可以说明他们为什么有明显的体质差别。虽然印第安人的眼睛大体上是深色的，头发或直或卷，但都是黑色的，肤色都是黄色的。

亚洲人移入美洲的时代及其持续的时间，现依然未有确切的答案。美洲尚未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类型的工具；但是，在阿拉斯加大学校园内的实地挖掘中，已发现了与戈壁沙漠新石器遗址中相同的工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等地发现的其他石器，是与已经灭绝的野牛骨一起出土的，考古学家鉴定它们属 16
于福尔松文化（Cultura Folsom）。在南美洲，考古学家们从阿根廷最南端的一个山洞中发现一种业已灭绝的树懒的粪便，它与人类工具和人类其他遗物混杂在一起，而这些人类当时是靠猎食一种现已灭绝的美洲马为生的。在内华达出土的人类遗骨的旁边，也发现了树懒的粪便。

1947 年发现的“特佩斯潘人”（Hombre de Tepexpan），有可能

与猛犸象遗骨和一块黑曜石碎片有某种联系，而在 1952 年和 1954 年相继发现的猛犸象遗骨，则无疑是用燧石和黑曜石器具打死的。所有这些情况表明，远在公元前 10000 到 9000 年间,旧石器时代的土著人就在一些湖泊周围的沼泽地上生存和打猎了。在得克萨斯州米德兰发现的妇女遗骨，很有可能早于特佩斯潘人 5000 年。碳 14 测定的结果表明，一些埋在地下的火坑的年代，可追至公元前 35000 年。由此看来，在更新世的后期，可能是在第四纪冰期的中期，首批人群已到达了美洲。

总之，可以肯定，某些狩猎技术是这块大陆土著人的古代生活方式所特有的。有些早期狩猎者使用网具、索具或鱼钩捕鱼，并靠捡拾贝类作为主要食物。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以及在北美的一些内陆大河边，现都发现了很厚的贝壳堆积。在田纳西州的一处这类贝壳堆积中，人们在最下层发现了一些骨制工具，但没有发现石器，石器直到很久以后才出现。从最久远的时候起，人类必然会利用那些丰富的并且是比较可靠的贝类食物资源。

另一种原始生活资料，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那些干涸了的湖泊岸边发现的。在这些地方出土的石臼和石碾表明，这里的原始人群曾将核桃和草籽磨粉食用；同时，由于这里缺乏加工完美的尖状石器，表明当地居民是靠采集植物为生的，依靠植物比依靠猎物更有把握填满他们的食品贮藏室。这些荒漠文化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经济类型的原始证据，这种经济最后导致了农业的出现。

三种原始的生活方式——狩猎、捕鱼和采集，常常是全部或部

分相结合的。在全美洲，不在某种程度上采集植物食品的狩猎群体是不存在的。在北美洲，已知的和可利用的植物有 400 种。有些部落非常喜欢自己的狩猎经济，他们从来不想抛弃它。如爱斯基摩人，他们所生活的地域只有靠狩猎才能生存，否则就要饿死。那些平原上的部落在从西班牙殖民地那里得到驯马以后，则放弃了他们原来的虽是单调、但却是繁荣的农业生活，过起充满浪漫色彩的追捕野牛群的生活，男人们在战争和狩猎中大显身手。那些捕鱼群体，如西北沿岸的部落，他们可以居住在固定的村庄里，靠森林、河流和海洋提供的丰富资源创造一种复杂的社会和物质文化。在加利福尼亚，靠采集核桃和野果，加上贝类和猎物，曾产生出一个美洲人口最为稠密的居民区。但是，尽管有这些发达的原始技术，如果不栽培作物，土著人决不可能创造出真正发达的文化。

在新大陆，曾有两个农业高度发展的中心——美索美洲[①]和安第斯山区，这两个中心代表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和物质文化的顶峰。这两个地区哪一个首先栽培了植物，在植物学家之间存在着很大争论，这个问题现在仍未解决。鉴于有些植物在墨西哥和秘鲁都不种植，但在其他一些地区却成为主要农作物，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其植物学意义或许比社会学意义更大。在美

① 美索美洲（Mesoamérica）一词是柯克霍弗在 1952 年创造的术语，它包括墨西哥和中美北部玛雅地区的一些高度发达的文化区。这些文化在公元前 1500 年以后由粗放农业发展成了真正的复杂的文明。挖掘棍、多阶金字塔、泥灰墙壁、一年 18 个月和每月 20 天的历法、宗教球赛、信仰雨神，以及其他许多文化特点，是这一地区所有群体共有的。关于美索美洲和安第斯山区之间的关系，请参阅威利在 1955、1957 和 1960 年发表的文章，以及科·迈克尔在 1960 年发表的文章。

洲历史黎明前大多数靠采集为生的人群，应当是各自独立地发展了不同类型的农业，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的存在，是以一定地区内有共同食用植物为基础的。

例如，巴西最基本的植物是木薯（也叫丝兰）。在引种玉米之前，北美东部种植向日葵、巨菊，并栽种其他草原和平原草类植物。秘鲁高原生产白薯。但是，到征服时代，美洲最基本的作物——玉米和菜豆已在美洲大部分农业区传播开来。靠碳 14 测定的日期表明，秘鲁的瓦卡普里塔谷地栽种菜豆的时间是在公元前 3000 年，而墨西哥是在公元前 5000 年；墨西哥在公元前 3000 年已栽种玉米，传到秘鲁的瓦卡普里塔则是在公元前 1500 年。在墨西哥谷地，在有人类活动遗迹的最低的地层中，现已发现了真正的玉米花粉；野生玉米也有发现，并用遗传学方法对它进行了研究。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白人定居美洲之前，无论在亚洲还是在欧洲或非洲，都无人知道美洲印第安人栽培的任何一种作物。这些作物的引进，大大丰富了旧大陆已有的食物种类。

18

同其他大陆一样，美洲农业的发展把人们从不停地寻找食物中解放出来。通过开发新土地可以得到更多更稳定的收获，保证了人口的增长。原来在人口与食物资源之间存在的那种不稳定的平衡，现在变得比较稳定了，人们有空余时间去进行技术发明和完善自己的社会行为准则了。农业的发展使人口众多的公社得以生存，个人得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公社因此也具备了进行诸如灌溉体系、宗教庙宇和其他公共工程建设的能力。

美洲农业的兴旺发展，并没导致动物饲养业的相应发展。虽

然，很可能是与移民一同来自亚洲的狗，在全美洲几乎都有饲养。在北美洲，狗是一种驮畜，而在墨西哥则是一种食物。墨西哥人部落和普埃布洛印第安人部落饲养同样的吐绶鸡，我们现在称之为火鸡。秘鲁人食用豚鼠并饲养骆马和羊驼用以运输和获取绒毛。美索美洲和巴西西北地区都养蜂取蜜。墨西哥南部的一些部落种植胭脂草以获取染料。但是，本来可以像在旧大陆一样有用处的野马，却很快在美洲灭绝了；牛和绵羊也无人饲养。如果北美驯鹿和美洲野牛得到驯养，本可以抵得上旧大陆的牛和绵羊，但这两种动物只生存在那些仅仅满足于猎食它们的原始群体活动的地区。

缺乏合适的饲养动物，阻碍了印第安人的大规模迁徙，这与拥有马匹的亚洲大批移民直攻罗马城下的情况大不一样。美洲的游牧群体当时是很小的，不足以对定居群体构成严重的威胁。常常是导致旧大陆发生战争的间接原因的人口压力问题，在土著美洲 19
根本不存在。因此，印第安人的战争技术并不发达，白人殖民期间的罪恶屠杀和抢掠之所以得逞，不能从土著人通常的政治态度中寻找。

农业成就不仅没有改变相反却加强了土著社会组织的基本结构。这些逐步摆脱狩猎经济束缚从而走上农业生活的群体，居住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在其人口增长的过程中，他们无需侵害先期占领者的权利便可以扩张自己的地盘。人口增长吓跑了猎物，以狩猎为生的邻近群体便退居野生动物较多的地区。如果占有的可耕地不足以养活整个公社，该公社一部分居民则迁往他处另建新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